

六十年前京津見聞 (續完)

陳國瑞

京師戒嚴不過如此

當天下午，我仍繼續行程，從天津搭乘火車，直駛北京，在車站上，環顧眾人，無不面現驚怖之色，有的憂心忡忡，有的坐立不安。但是仍然有人大談特談革命黨事，彷彿了無畏懼，憑這一點，我便以為民氣可用，大清必亡了。有一位湖北籍的小京官，高聲在說他收到鄂中家書，據告馮國璋的第二軍，為免革命軍埋伏狙擊，竟將漢口繁華市區，放一把火夷為平地。聞者無不表示憤慨。又有人說：北京城裡即將緊閉九門，將漢人殺個一乾二淨，以免後患，因此相互告誡，到北京辦完正事趕緊就走，切勿在是非之地停留。我在一旁聽到，唯有付之一笑而已。

等火車的月臺上，還有一批旗人，指手畫脚，刺刺不休。我特地接過去聽他們在說什麼？旗人口語，大都以怨對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居多。其中一人，在對他同伴振振有詞的說道：

「要不是盛宣懷那小子出餽主意，興什麼川

漢鐵路國有，把老百姓拚拼湊湊的股本，全部充公，那能就抗出這大的漏子來呢？」

我聽這話時，心中在想，旗人畢竟也有明事理的，這話不失為持平公允之論。然而，緊接着他的同伴便羣起而攻之，你一言我一語的在說道：

「你這混小子說這話不是喫裡扒外嗎？須知盛宮保這麼做無非是為了朝廷皇上！」

又有旗人眼望着我，神情緊張的說道：「嗚——，什麼時候了，儘在這兒說嘴呢，給人聽了去，豈不就是禍害！」

我見他說話時眼睛直望着我，倒是我心裡在怕出什麼禍事，搭訕的離他們遠些，又回到全是漢人的那一堆裡。——大約三點鐘左右，一列列的空軍皮，被機關車拖進站了。眾人正待搶着上車，驟然一愕，又不約而同的縮止了脚步。我擠上前一看，原來車上坐着不少穿黃軍裝的日本兵，正在驚詫莫名，站上的司事，忙不迭的過來低聲知會旅客：

「別駭怕，只管上，這是從關外開來的日本兵，參加什麼檢閱的，一出天津，就會一批批的下去。」

可是當年的大清子民，不論東洋、西洋，反正一見洋兵洋人便畏之如虎，不論站上司事如何催促，也沒有甘願跟日本兵同車。寧可在沒日本兵的車皮裡擠着，站着。我比較幸運，因為周丈命人為我買的是頭等票，不愁沒有位子。一間小房，一共坐了四個人。其中二位一看軍裝，就曉得是陸軍部的司官，登時我便起了警覺，周丈曾得是陸軍部的司官，近日陸軍部、軍諮府派遣出大批的官佐，輕騎四出，到處偵查革命黨，嚴密防範革命黨人在京津一帶舉義起事。

果不其然，那兩名司官看我年青，以為我也是革命黨嫌疑份子之一，沿途跟我攀談，口口聲聲的贊成革命黨，尚且大罵滿清官吏如何昏庸誤國，遂使國事敗壞，一至於此，不革命又怎麼成呢？我聽時一直都在嗯嗯啊啊，跟他們虛與委蛇，時刻告誡自己，不作一字之可否？心想這種套

人真話的伎倆也未免太明顯笨拙了罷。兩位司官談來談去，不得我一語相對，也倦怠了，和我一般的瀏覽窗外，眺望平曠田野，阡陌間有村人漫步，對龐然怪物的火車視若無睹，大有逸趣。

入晚八時到達北京，車站氣氛相當嚴重緊張，居然有巡警聲勢汹汹的逐一檢查行李。這就顯得很不尋常了。我們依序將所携行李打開，請面若秋霜的巡警檢查，但是他們不過伸手四處一摸，一按，揮揮手便算檢查完畢。看他們的架勢，大概檢查目標在於手槍、炸彈、刀劍之類的違禁武器。同行的兩位陸軍部司官當然無須檢查即便放行，承他二位在我行李被查時，莞爾一笑的安慰我道：

「這不過是京師宣佈戒嚴，巡警在執行例行任務罷了，不妨事的。」

滿清大吏忙於逃難

然而當時却使我心中起了兩種感覺。其一，京師戒嚴如此疏忽，其他各地的情形也就不難猜想了。其二、武昌起義以後，憑天地良心說：無論滿清官吏和巡警兵丁，對待老百姓着實客氣得多。甚至客氣到令我們爲之受寵若驚的程度。

出前門車站，僱輛驛車，連人帶行李，直趨舍威處。舍威全家聞訊出來相見，驚喜交集，相顧錯愕，也都是左聲聲問我：何以在這個時候重來北京。我唯有將此行經過又說一遍，尤其強調，我在北京祇住兩天便走。夜間，舍威陪我走過宵夜，上床就寢。腦中浮現由車站至舍威家途中所見，沿途商店莫不關門上門，大街小巷黯然不

見燈光。僅有街燈半明半黯，三五巡警荷槍巡邏。尤其特別憶起，似乎從不曾見有巡警單獨一人，巡邏或站崗的。北京城中，一定早已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了。

九月十九、二十兩日，我在北京一連住了兩天，也曾持家父的八行書，奔走顯要之門，不過我展謁目的一改而爲奉父命請安問好，捐官謀差之事，我固然絕口不提，諸顯要父執也是顧左右而言他，緘口不語。此外我尤分訪戚友，小作盤桓。兩天之間參與了三處應酬，場面上官商俱有。聽他們的論調，甚至跟街頭販夫走卒，聽差老媽子談話，北京人對於革命黨起義，大抵處處漠然，頗有人心麻木，無動於衷之概。

譬如京官，據確訊業已不假而走，逃離北京的，爲數在所有京官的半數以上。走不動的只有兩類人，一類是爲勢位所羈絆，或者身兼數要職，無法捨下差使甩手而去。一類是苦無資斧，行不得也，遂告陷在北京城裡。這兩類京官可謂絕無効忠清室，爲愛新覺羅氏拚命賣命之想。其最大願望厥爲新政府成立後能够保全祿位，已得意者希望繼續得意如故，不得意者冀求藉此機會翻一個身，大清帝國之存亡，根本就無人計及。

再則便是商人，商人對於政治本無樂趣。不過革命黨起事，局面大變，北京市上越來越趨冷清蕭條，多數商人因爲營業情形每況愈下，難免有所怨望。不過有人怨對滿清朝廷無能，坐使天下「大亂」。有人埋怨民軍多事，徒使渠等利益蒙受損失。

至於士大夫階級，智識份子，向爲決定國家

與衰存亡之最大因素，但我在北京所聽到的種種議論，却是凡爲讀書種子，有識見者，就沒有有一個對於清廷表示同情。當時北京各級學堂全部停課，否則以我之觀察，各校學生一定會響應，支持革命黨。人心之向背，由此一端，已可概見其餘，清廷之覆滅，誠然大勢已去，無可挽救矣。

九月二十日進期出都，車中擁擠，比較來北京時超過十倍不止。前幾天是達官顯要紛紛逃出北京，如今連富商巨賈也參與了逃難行列。旗人婦女換上漢裝出京的尤多，前門車站有不少日本人在照相，將滿人狼狽之狀一一攝入鏡頭，而且不時拍手歡笑。漢胞百姓則羣集車站附近看熱鬧，伸手指指點點的說：

「噢，這不是某大老爺嗎？平日聲勢何等煊赫，如今也落成了這副模樣！」

坐頭等車跟三等一般的擠，時值深秋，居然在車上擠出了滿身大汗。車抵天津，急趨周府。周丈見我如時歸來，喜不自勝，當天晚上便携我同往聽戲，內廷供奉汪笑儂，一連多日都在演出「受禪台」、「哭廟」、「桃花扇」等平時輕易不露的佳劇，一律是亡國戲曲，汪笑儂甚且在道白唱詞之中切合時事，對大清帝國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。果然引得座中客常滿之外，尤其掌聲如雷，喝采不絕。即令地方官廳，也都在人人自顧之不暇，沒那個空前去取締禁演了。

「到我們國裏了！」

由於船票過昂，一票之值漲了百倍不止，我

亦閒來無所事，便和周丈婉言相商，讓我在天津多住些時，再回上海。因此我便一再遷延，在天津足足住了二十天。兼旬之內發現兩件稀罕事。其一是作物價統計，當時售價最昂的首推報紙，一份民立報索價一兩，真是駭人聽聞。然而當購者買到了手，便可到處傳播某處光復，某處起義的好消息，但凡聽到了的，無不雀躍三千，欣喜若狂，歡呼之聲，響徹雲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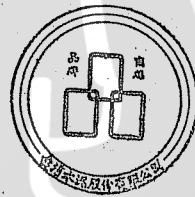
物價次昂者是船票，尤以外國輪船為然，一票之值往往索價三五百兩，能夠買到的無不大喜過望，彷彿只要能夠上了船，便算是脫離苦海。早登彼岸。再其次是房價，棧房奇貨可居暫且不去說它，好些一二品級職的大員迫於無奈，租賃民房暫時落脚，分兩三間屋子也得月租三兩百元。

另一件稀罕事則是十月初七，漢陽重為清軍所奪，革命軍退保武昌。消息傳來竟使全天津的逃難官吏揚眉吐氣，死而復甦。大家快不迭的退船票、退房，要趕回北京去「銷假當差」。住在周丈對門的一家旗人，官拜吏部侍郎，花五百兩銀子的高價租到一幢小跨院，自遷入以後便深居簡出，從不露面，連當差老媽子都由後門出入。漢陽易手一上了報，此公立刻在門首貼上官銜附以某虜字樣。僱了頂官轎在天津四處拜客，第二天一早，便闔家上了火車，回北京上衙門去了。

漢陽一失，天津市上的逃難客快馬加鞭的回北京。報價、船票價和棧房錢、房租自此慘跌，直線下降。我却正好趁此機會，央周丈買一張平價官船票，自回上海。十月十二日啟碇，十七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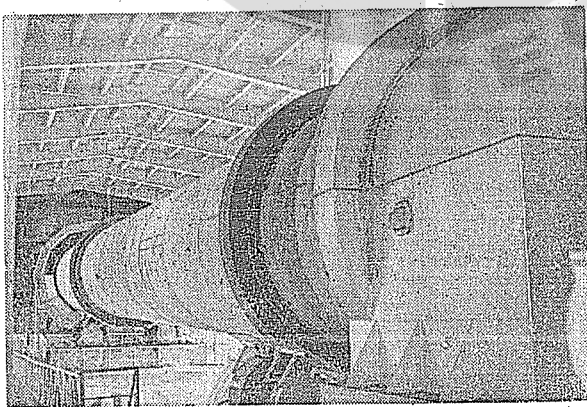
便平安抵達。一進吳淞口，便看見中華民國早期的五色旗，飄揚於吳淞砲台之上。吳淞江裡的我國軍艦，亦復全部易幟，成為揚威海疆的中華民國海軍。船上茶房一見美麗國旗，爭先恐後的跑

上甲板，齊同揮手歡聲大叫：「到我們國裡了！」便在這一剎那，我方覺得興奮莫名，自此我乃成爲中華大國民了。



臺灣水泥公司

設備規模最大
品質管制嚴格
生產各型水泥
適應各種需要
各地設營業所
服務簡便週到



臺灣水泥公司

電話 548211-9 業務部一電話 548374
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